



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



闯关东的那一辈人

辽宁日报编辑部编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闖关东的那一輩人

辽宁日报編輯部編

春風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沈阳

闯关东的那一辈人

辽宁日报编辑部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4%印张·81,000字·印数：50,001—150,000 1983年12月第1版
1984年1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596 定价(3)0.28元

前 言

忆苦思甜，顧名思义，其意思是追忆旧社会的苦，思量新社会的甜；甜中思苦，其苦更苦，以苦比甜，其甜更甜。而且在这对比中，我們还可以悟出一个道理：这苦是民族苦、阶级苦，其根在帝国主义侵略、剝削阶级压迫、社会制度腐朽；这甜是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的甜，其源在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，推翻了剝削阶级的統治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。真理是具体的。从这些具体的家庭、个人的遭遇的追忆和比較之中，我們可以悟出这个普遍真理。这样，我們就会不忘过去的苦，痛恨过去，珍惜今天的甜，热爱今天，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，鼓舞起革命的斗志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个偉大革命运动中，拿出更大的干劲，贡献更多的力量。

中华民族，中国人民的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历史的偉大事件，是人民革命的胜利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。它值得我們去写，写出来是对广大群众，尤其是青年們进行阶级教育的很好的教材。为此，我們从今年六月开始，陸續发表了一批以报告文学形式写出的家史，主要

的是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的家史。这些家史的共同特点是，每个家庭在旧社会都历尽了苦难，流尽了血泪，在新社会，则都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彻底翻了身，过着幸福美满的劳动生活。这是一篇篇对旧社会的控诉，一曲曲对新社会的赞歌。这些作品发表后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，不少读者要求我们编选出版。为此，我们从六月到九月所发表的作品中，选出十篇，定名为《闯关东的那一辈人》（忆苦思甜报告文学选）。以后，还将从十月以后所发表的稿件中，继续编选出版。

辽宁日报编辑部

一九六三年十月

目 录

前 言

路.....	林 官 (1)
我这一家人.....	刘 子 口 述 吴 秀 琴 整 埋 (18)
深仇大恨.....	寿 焦 玉 (30)
人間地獄.....	厉 风 晓 凡 (41)
祖輩扛活的人家.....	李 行 (56)
闖关东的那一輩人.....	朱 贊 平 (70)
家.....	刘 湛 秋 (85)
年.....	張 达 明 胡 景 芳 (97)
兵.....	胡 清 和 (107)
鋼絲繩上的微笑.....	吳 秀 琴 楊 竞 愷 (125)

路

林 宜

把历史翻到距今三十多年前。

在大軍閥韓复榘統治下的山东省淄川县的一个名叫猪首湾的农村。一幅满目瘡痍的景象展現了出来。飢餓和貧窮象瘟疫一样到处流行。一批批携儿带女沿門乞討的破产农民，出現在乡村小路上。他們站在地主和有錢人家的門口，大声地乞求着、哀告着……

春天时节。一个响晴的天气。上午。一个衣着襤褸的老人，佝偻着身腰，拄着一根棍子，步履艰难地向前行走着——他的名字叫魏德运，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的牺牲者。多年的沉重劳动，已經把他賴以生存的劳动能力消耗淨尽，如今只剩下了—具被榨干了血汗的身躯。他身边跟着三个孩子，两男一女，大的名叫魏紀福，十多岁了；二的小名叫水子，六、七岁；小的是个女孩，叫紀荣，才四、五岁。那年月，亲人不能相顧，他的妻子正怀抱着一个剛滿生日的女孩，寄人篱下。現在，这爷儿四个就象一簇被严霜打蔫了的枯草，在无情的风雨中顫抖着。

他們走到一个地主家的大瓦門樓前，停下来：“嬌子，大娘！給点干粮吃吧！”一种被逼无奈的声音，讓人听了心痛欲絕的声音，在空中回蕩着。

反响是一陣无情的冷酷的沉默。一家人失望地回轉身来，依旧向原来的小路走去。这时，忽地从大瓦門樓里窜出两条恶犬，狂吠着咬住了走在最后的那个六、七岁的男孩，水子。随着人的哭叫声、犬吠声，就象平地刮起了一陣旋风，孩子被两条恶狗拖进了院心。

一条狭窄的村路通向远方。老人手捧着遍体鳞伤、血肉模糊的孩子，一步一哭地向前走去；老人哭，孩子們也哭，哭声在田野里震响着。

傍晚。春雨蒙蒙。一家人走进了一个陌生的村子。在一間沒人居住的看場院的小窩棚里落下了脚。

夜漆黑。依旧是一片凄厉的哭声，从那个看場院的小窩棚里傳出来。被狗咬伤的水子，躺着，他的小手指着閃爍着灯火的远方，一边哭叫着：“娘在哪？我要娘啊！”一边掙扎着；有时他突然跑了出去，但又被拉了回来。

天明。爷儿四个来到了溜川县城附近亲戚家里。

魏德运的妻子——魏丁氏，一个剛过四十岁的纏了脚的女人。当她看見倒在丈夫怀里的儿子时，眼泪就象断了綫的珠子，泻了下来。

全家沿門乞討。几天以后，他們流落在溜川县城北的一个大車店里。孩子們的眼窩都塌下去了，一个个瘦骨零丁的

样儿，当爹妈的眼泪都流干了。

“还是给孩子找个活命的地方吧！”妻子听了丈夫的话，情不自禁地抱紧了她怀里的孩子，哭了，全家人都哭了。最揪心的日子终于临头了！

一天，要孩子的麻脸女人来啦。这个商人的妻子，给魏德运家带来几块干粮，表示了她的“善心”，然后把那来到人间刚满一年的女孩儿抱走了！走前，孩子的亲娘流着泪，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脸，亲了又亲，然后把孩子身上的破烂衣裳脱下来，换上人家拿来的新衣裳。但是，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把孩子递给人家的时候，孩子却睁大了眼睛，看看自己的亲娘，又看看那个陌生的麻脸女人。在这一瞬间，这个苦命的什么都不懂的吃奶孩子，似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人间最残酷的悲剧，于是小嘴一咧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！哭声刺碎做娘的心：妞啊！你的亲娘从此再也见不到你啦，你再哭你的亲娘也听不见啦，从今后你的亲娘再想看你一眼，比登天还难哪！

六口之家剩下了五口。这一家人又回到了猪首湾。

命运，步步逼人的命运。做娘的刚刚割掉自己身上的肉，又去出卖自己的乳汁了。魏德运的妻子来到附近的王家庄，给一家地主当了奶母，把老迈的丈夫和一群孩子抛在家里。她喂胖了地主的儿子，却顾不了自己的亲骨肉：给人的，被人抱走了；没给人的整天串大街、过小巷，东讨西要。虽然两个村庄离得很近，但她却不能回家一趟。母子不相逢，

孩子想娘，只能站在地主院外，相对而泣。

这条越走越窄的路，走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！

“七七”事变第二年。日本侵略者闖进了山东。阶级压迫加上民族压迫，受苦受难的人民，更直不起腰了！

引狼入室的国民党政府，哪管人民死活！

土地经常颗粒不收，天灾人祸，一齐压在头上！

整整一个春天，直到阴历四月才落了一场雨。庄稼长到一人高、刚刚是秀穗的时候，紧跟着干旱，又起了虫灾。那丑恶、带斑的虫子，足有手指头粗，多得遍地皆是，人走路用脚一踩直咕容，连铁道上都爬满了，火车一过，钢轨上直淌青水，几天的工夫把庄稼就吃光了，一人多高的秸棵只剩下一巴掌多长。

仅有六十多户的猪首湾，光是饿死的就有二、三十人，年轻的、能走动的差不多都下关东，或者出走他乡，投亲靠友逃荒去了。这时魏德运的大儿子魏纪福已长成了一个小伙子，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女孩。可是除了要饭，他们仍然没有别的路可走！尽管已经在这条道上走了十多年，但年年难过。收成好一点，这一家人还能对付个秋饱；收成不好就得整年拎着要饭棍子。

饥饿快要把人折磨死了！

春天。魏德运老头跟过去一样：光着膀子，穿一条裤叉儿，肩上背个粪筐子，手拄着棍子，领他那一班赤身露体的儿女，每日早出晚归，奔走在周围十几个村庄之间。一天，

正走在去王井庄的道上，老头突然倒下了，躺在地上翻滚。他是饿的呀！风烛残年的老人家每日把要来的少得可怜的残饭剩菜，都喂了儿女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还要风里来雨里去，东讨西要。他的身子支撑不住了！他的大儿子魏纪福偷偷地到地里掐了一把刚刚度浆的小麦穗，用手搓了，送进他的嘴里。

魏德运老头躺在炕上起不来了。他把妻子儿女们叫到跟前，嘱咐道：“我好不了啦，肠子被谷秕子胀坏了。”他向跟自己受苦受难多年的妻子说：“你好好拉帮孩子过吧，孩子若好了你还能沾点光。这年头不济，饿死可要死在一块呀！”然后，把目光转向他的大儿子魏纪福：“水子他哥，要好好照看你娘。要饭时小心别叫狗把孩子咬了。”说完，这个劳累了一辈子，但从没吃过一顿饱饭、从没过一天舒心日子，而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晚年又是如此凄惨的老人，便带着一肚子辛酸，抛下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照顾过来的妻子儿女，离开了人世。

一春一夏过去，树叶由绿变黄，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来到了。

但是魏德运老头的妻子儿女们却没有看出任何一丁点的希望。饥饿步步逼人，天地之大，竟然没有穷人站脚的地方，魏德运的妻子又忍痛把自己怀里的吃奶孩子，送给了别人！如今，这一家只剩下四口人了：母亲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二十岁的魏纪福成了这一家的顶梁柱。

一九三九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。从猪首湾村西南角的一所房子里，出来三个人，在月亮地里，直奔西北方向的毛毛道走去。生活就象脚下这条毛毛道，越走越窄。魏德运的妻子，迈着她那一双民装脚，一步一回头，她居住了几十年的两间孤零零的小屋，离她渐渐远了。现在，在她身边的，只有两个儿子，她的大女儿，在今天被迫送给人当了童养媳……如今，她带着两个儿子下关东刨煤去。关东什么样？她不知道。只听招工的說：那里生活好混，住的是楼上楼下，吃的是大米白面，她根本不信，但是大儿子魏紀福要去。当时儿子对她說：“娘，这日子没法过，明天我下关东，挣钱捎回来，娘好维持生活。”乍听这话，她的心格登一下子，想起了老伴死前的嘱咐，她心一横，对儿子說：“咱死死一块，别东一个西一个的，要下关东一起去！”当时，她没有把这事告诉大女儿魏紀荣；女儿七岁时就给人当了童养媳。当天，她忍着眼泪，强作没事似的跟女儿說：“妞啊！上你婆家去吧，家里没吃的。”十五、六岁的女儿，十分懂事，听了妈妈的话，到婆家去了。为了瞒着女儿，娘几个连夜偷着走出了家门。

正月十五的月亮是那么圆。

“他哥呀，不知你妹子在人家能不能受气？想看一眼也看不着了！”当妈的心疼！女儿上婆家，连身新衣裳也没换啊！已经长大成人的魏紀福，忍着眼泪劝住了妈妈，狠心上了火车。在那年月，山东省有多少这样的人家，被逼走投无

路，离开故土，下了关东啊！

閤罐車門“咣”地一声关严了。眼前一片漆黑。就象海上起了风暴，把这一家人卷走了。

留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魏紀荣，得知了这消息，想母亲想得神經錯乱，瘋了。

魏德运一家走的路，是越走越寬了，还是越走越窄了？請看他儿子这一代的遭遇吧。

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下的所謂“王道乐土”的一角：

一九三九年的本溪田師付煤矿。連綿不断的山巒，山頂上崗樓遍布，枪口对准着山下，哨兵不时地往来巡邏着，入夜一道道手电的光亮在各地窜来窜去，警犬一陣一陣地狂吠着。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。魏紀福娘三个来到这已經二十多天了。

一排排被煤矿工人叫做“大房子”的所謂“家屬宿舍”，两头是門，窗戶开在房頂上，南北搭着一尺来高的板鋪，用破炕席隔成四十多个象鴿籠子似的小单間。坐在单間里，外边看不見，一站起来大家就象在一个屋里一样。每个单間前边都生着一个做飯用的小煤爐，“大房子”里烟霧弥漫，臭气熏人，墙上挂滿了霜雪。

一个夜色朦朧的晚上。一陣讓人听了毛骨悚然的汽笛声在矿山上空吼叫起来：又开始防空演习了。为虎作倀的矿警，一个个象凶神似的，闖进“大房子”，挨家挨戶地檢查

着，挑剔着。他們來到魏紀福家，發現做飯的小煤爐沒有封閉，便怒氣沖沖地叫嚷起來：“誰家的？”魏紀福的媽媽答道：“老总，是俺的。”“不知道防空嗎？”老太太惶惑地反問道：“啥叫防空啊？俺不懂。”“他媽的！叫你这老东西裝糊塗。”說着，掄起鎬把，披頭蓋臉地打起來，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被這個畜牲打得滿地翻滾。

第二天黎明。在井下干了一夜的魏紀福，回到家一看，怔了：娘趴在炕上哭呢！他問了一句，娘不言語；他看了看，娘滿臉是傷痕；他把娘的破棉袄掀起來，娘身上青一塊紫一塊。見娘被人打成了這樣，小伙子流淚了。娘要兩個兒子跟她一起回關里家。娘說：“宁可挂棍子要飯吃，也不能叫人用手指頭搥一下，人旁，也得活個值得呀！”說完抬身就走，魏紀福哥倆用手拉着娘的衣襟，哀求道：“娘！沒有路費，走不脫呀！”娘哭着說：“你們不走，我走！”他娘掙扎着跑到大道上，魏紀福哥倆追到十字路口，抱住娘的腿，跪下了。他娘坐在雪地上哭，臉上老淚縱橫。這時正是交接班的時候，過路人都圍攏來，越聚越多。有人幫助勸說：“老太太你走不脫呀！三、四千里路，你走也走不到山東家！再說，你能舍下你身上掉下的肉，拋下兩個兒子不管啊！”老太太被勸了回來，但是躺在炕上起不來，身子骨被折磨不行啦，也打不起精神了，整天昏昏沉沉地躺着。身上的傷痕不僅沒好，渾身反而都腫了，肉皮一碰就破，破了就往外淌黃水。魏紀福背着她到礦山的“小醫院”去了一

趟，医生、护士捂着鼻子給拿了两片药，摆着手說：“以后別来了！”一晃过了三个月，快到五月节的时候。天气越来越热，老太太心里有火，当儿子說：“想吃口凉的。”魏紀福，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竟然連买一个水果的錢都沒有。亲娘病得这样，他做儿子的身不由己，每天仍然被迫下井，不能守在身旁。阴历五月初四晚上，魏紀福下班回来，照例給娘倒了碗开水——这是他做儿子的唯一能做到的。娘已經很久不能吃东西了，他用匙給娘喂了几口水。睡前，娘清醒了，当他說：“水子他哥呀，我这病够嗆，这一关难过呀！娘心里这口气出不去！”

端午节早晨，魏紀福一觉醒来，叫了声“娘”，他娘沒吱声，再叫一声，他娘还是沒吱声。他心一惊，用手一摸，娘的身子硬了；再一看，娘身上的皮肤也都破了，黄水淌了一炕席。娘微閉着双眼，眼泡肿得象水鈴鐺。他娘终于死了，含怨飲恨地死了！

为了埋葬亲娘，魏紀福領着他的兄弟，来見把头：

“唐头，我娘死了！”姓唐的把头白楞一下眼睛，呵斥道：“死就死了，干嘛大惊小怪的！”

哥俩哭着回来，求人用一張炕席、两根麻繩，把娘抬到山坡上，埋了。

一九三九年的初秋来到了矿山。矿山周圍連綿起伏的山巒依旧是一片墨綠，山里长滿了一眼望不到边的、一人多高的野草，还有柞树棵子和山梨树。

魏家兄弟俩这时逃出虎口，在这沒有人烟的山野里，曉行夜宿，已經好几天了。兄弟俩活象一对囚徒。从山东家穿来的破藍棉袄，連棉花套子都掉淨了，衣服破烂得露了肉。头发足足有几个月沒剃了。他們从田师付奔本溪，不敢走大路，不敢見人。几天不見烟火，餓了順手摘几个山梨、橡子或山葡萄，放进嘴里；累了、困了，就往草棵里一钻；睡醒了再走。整天在密林草丛里，見不到太阳。早晨露水淋湿了衣裳，中午就被风吹干了。晚上，兄弟俩把冻得打战的身子抱在一起。有时，兄弟俩想起一家人的遭遇，弟弟年小，就哭了；当哥哥的百般地劝他、哄他，但常常是，不仅哄不好弟弟，連哥哥也禁不住哭了。

这一对难兄难弟，能够再回到迢迢三、四千里的山东老家嗎？

穷人走的路上，尽是陷阱。兄弟俩走了七天七宿，来到本溪市，又被騙进了虎口——本溪煤矿，陷在了两层鉄絲网和两层电网，还有崗楼、狼狗的包圍之中。

一九四一年夏。一天拂曉，交接班的时候。本溪煤矿茨沟的“大房子”里，又响起了把头催班时的吆喝声。

一个姓邵的把头，横眉立眼地在屋里巡視着、催促着、大声叫罵着。

躺在南炕上的魏紀福的兄弟魏紀有，爬起身，向走近前来的把头說：“邵头，今几个我有病，下不去了。”

邵把头一边用手摸魏紀有的脑袋一边罵：“小崽子，淨

搗亂，看你腦袋硬不硬，硬就得上班！”這時魏紀福正從井下回來，他說：“邵頭！人腦袋還有不硬的，你腦袋軟啊？”邵把頭回頭一看，二話沒說，便用手去抓魏紀福的衣領。弟弟見哥哥要吃苦，就上前攔阻。

邵把頭暴怒得一跺腳，走出了“大房子”。兄弟倆自知惹下了禍，還沒想出對策，就見邵把頭拎着一根電纜，闖進來，不由分說，向他兄弟倆打起來。兄弟倆一個躺在炕上，一個躺在地下，被電纜抽得四處翻滾。把頭打人打紅了眼，一邊打一邊罵，直到打累了才揚長而去。

魏紀福從地上爬起來，撲到炕上抱住被打得一動不動的兄弟，只見兄弟臉色煞白，鮮血從鼻孔流了下來。他端來一個飯碗放在兄弟面前。

血，鮮紅的血，從鼻孔里向外流着，不斷地流着！

血，鮮紅的血，落進碗里；逐漸增多了；碗，裝不下啦。魏紀福又端來一個掉漆的洗臉盆，放在兄弟的面前。

魏紀福驚慌失措了！他用冷水給兄弟洗頭，又用濕手巾給兄弟捂鼻子。但，血，鮮紅的血依舊從鼻孔里流出來。兄弟的臉色越來越白了。兄弟的血已經流出了半洗臉盆子。晌午。兄弟就不懂人事了。魏紀福把兄弟放倒在炕上，自己坐在身旁，守護着。

過午。魏紀福借來點苞米面，打了碗糊塗，端到兄弟眼前，叫醒他：“水子！喝點，精神精神。”

兄弟睜開兩隻失神的眼睛，看了看哥哥，說了聲“肚子